

鉴宝 机关 盗墓 风水 隐术



咸阳仙宫肆

九方楼兰作品  
ZUOPIN  
JIUFANLOULAN

一部讲述中国千年文明的恢弘巨著  
十三道金环拼出的神秘地图代表什么



金城出版社  
GOLD WALL PRESS

I247/7774-D

鉴宝 机关 盗墓 风水 隐术

I247  
7774-D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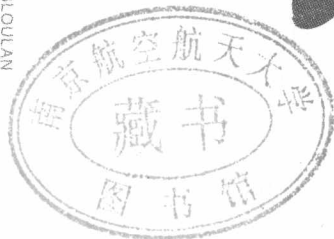


NUAA2013081204



咸阳仙宫肆

九方楼兰作品  
WORKS  
JIUFANGLULAN



一部讲述中国千年文明的恢弘巨著  
十三道金环拼出的神秘地图代表什么

金城出版社  
GOLD WALL PRESS

2013081204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眼：咸阳仙宫 / 九方楼兰著. —北京：金城出版社，  
2012. 9  
ISBN 978-7-5155-0575-6

I. ①天… II. ①九… III. ①推理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00997号
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**金城出版社** 所有，未经合法许可，严禁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## 天眼：咸阳仙宫

---

作 者 九方楼兰  
责任编辑 梁一红  
开 本 960毫米×680毫米 1/16  
印 张 17  
字 数 232千字  
版 次 2012年10月第 1 版 2012年10月第 1 次印刷  
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厂  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0575-6  
定 价 32.00元

---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：100013  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  
编 辑 部 (010) 64210080  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  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  
电子邮箱 [jinchengchuban@163.com](mailto:jinchengchuban@163.com)  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3051808108

# 目录 CONTENTS

## 第一章 拘留所 / 1

老太太却答非所问：“镜框里的人是我姐姐，死了十几年了，当时她就死在这张床上。”她说完用手指了指那张蒙着白布的床。唐寻这时才发现，镜框里的老女人和房东老太太长得很像，但眉宇之间略有些差别，应该是姐妹俩。

“她死了以后，我不忍心将它扔掉，于是就一直让它躺在这张床上，不信你看。”说完她慢慢走到床边，伸手去扯蒙在床上的发黄白布。

## 第二章 停尸间的真相 / 56

这冰柜在最下面一排，几乎紧挨地面。他翻身爬出来。厅中消毒水味道十分浓烈，几乎把他熏倒。他无奈地从口袋里找出一块手帕捂住鼻子。大厅里除了冰柜之外什么都没有，他仔细地照了照身边的一个冰柜门，上面插着一张写有编号和姓名的纸片。

他伸手握住门把手，想拉开又有点害怕，胳膊一直发抖。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，他一咬牙，用力将冰柜拉出，举手电往里一照，里面竟然是一具冻僵的、脸上挂着白霜的老年尸体！

## 第三章 终极计划 / 100

另有一名中等身材的中年男人坐在上首，他左手夹着粗大的雪茄，一脸不屑的表情，右手摆弄着都彭 18K 金的打火机，不时地弹开打火机上盖，发出锵锵的清脆响声，余音袅袅绵长。从声音判断，打火机应该是正宗的法国货。

他身旁坐着十几名强壮男子，个个面相凶恶、目露凶光，一看就是练家子。众人都悄悄地侧目观看，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如此随意，究竟是何方神圣。

## 第四章 武帝陵寝 / 147

忽然，结蛹下方裂开一道大口子，一团白色物体从裂口处慢慢冒出，颤巍巍地晃动几下，最后噗的一声巨响掉在地上。

白色物体在地上左右蠕动着，渐渐有了形状。外形好似一大一小两个粘连的圆团，接着从圆团底下慢慢地伸出八只带着黏液的细长脚。这次他们都看清了，原来是一只大白蜘蛛。白蜘蛛在地上蹒跚着挣扎了一会儿，渐渐地爬起来，身上往下淌着黏液，腹部一鼓一鼓的。全身除了两只拳头大的黑眼珠外都是奶白色的，十分怪异。

## 第五章 仙岛迷雾 / 185

走在前面的三个人谨慎地用强光手电照着脚下，另外四人则监视左右墙壁，担心中了埋伏。他们走了十分钟，忽然嗖的一声，不知从哪里射出一杆铁矛，刺中秦龙右肋后立即缩回。秦龙惨叫一声倒地不起。姜武连忙上前察看，见秦龙的制服内的金属网被硬生生刺破，随后又刺进体内至少两寸深。

## 第六章 龙船梓宫 / 228

面前是一个三十几丈宽的圆形水银池，池中漂浮着一艘汉白玉雕成的巨型龙船。船身长约十五丈，侧面雕着蟠龙翻云图案，并且镶金嵌玉。船头是一个昂首张口的巨型龙头，龙嘴里叼着一颗比八仙桌面还大的翠绿欲滴的绿宝石，宝石内部有流光闪动，熠熠生辉。船尾则是龙尾形状，用金丝镶嵌。

龙船中是一座四层的汉白玉六角高台，飞檐斗拱，雕梁画栋。因为高台太高，所以看不到里面有什么。龙船前后用纯金链穿过，固定在玉石圆环外壁的孔洞中。孔洞在一个活动石环上。池内水银不知在什么力量作用下旋转流动，龙船和石环也跟着缓缓移动。

## 第一章 拘留所

老太太却答非所问：“镜框里的人是我姐姐，死了十几年了，当时她就死在这张床上。”她说完用手指了指那张蒙着白布的床。唐寻这时才发现，镜框里的老女人和房东老太太长得很像，但眉宇之间略有些差别，应该是姐妹俩。

“她死了以后，我不忍心将它扔掉，于是就一直让它躺在这张床上，不信你看。”说完她慢慢走到床边，伸手去扯蒙在床上的发黄白布。

### 绊脚石

十一月的西安已是冬季。虽然气温没有东北那么低，人们也穿上了毛衣或皮夹克。但在“天上人间”夜总会里，似乎季节足足延迟了三个月。一群年轻男女都穿着半袖T恤、短裙热裤，在动感的音乐声中，在光怪陆离的射灯下疯狂地扭动着身体。

两个相貌清秀、打扮时髦的年轻女孩正在互相点烟，但用来点烟的既不是打火机也非火柴，而是一张崭新的百元现钞。其中一个女孩的眼皮涂成蓝色，两根白嫩的纤纤玉指正夹着一根大卫杜夫香烟，把嘴巴凑到燃烧的钞票前点烟。其他桌旁的男女边看边笑，有人羡慕，有人赞叹，也有不屑一顾者。

舞池四周都是豪华包厢，三五成群的俊男靓女在里面休息。一个穿着

印有美国三 K 党图案 T 恤的英俊少男从舞池中退下来，带着满身疲倦，懒散地坐在沙发上，好像刚给地主扛完活。

他对面坐着一个男人，下巴上留着胡须，脖子上戴着粗大的金项链，一脸坏笑地问：“怎么样，我给你介绍的妞还够劲儿吧？”

“不错，还算给力。”俊男有气无力地回答。

金链男满脸淫笑地说：“听说那个女孩特别开放，你可得好好体验一下啊！”

桌边有个女孩抽了一口掺了大麻的美国烟，吐出几个淡青色的烟圈，脸上带着媚笑说：“现在哪个女孩不开放？我还觉得我也挺开放的！”

她对面的光头青面、膀子上都是文身的肌肉男讪笑着回应：“真的？能不能让我证明一下？”

女孩身边坐着的正是那个英俊少男。他听罢面带不悦之色，冷冷地问：“阿豹，当着我的面你也敢泡我的女人？”

肌肉男满脸不屑：“别装圣人了，你还不是一样当着你女人的面泡妞？”

少男猛拍桌子：“我他妈的愿意！关你屁事？”

抽大麻烟的女孩连忙搂着少男劝解：“哎呀，亲爱的，你别当真，开个玩笑嘛！”

金链男连忙劝开二人。肌肉男似乎对此习以为常，毫不在乎地从牛仔褲口袋里掏出一小包白粉，撒在玻璃桌上一些，用一张信用卡边刮边有节奏地摇晃着身体。

少男斜眼看着她：“你倒不在乎，是不是真想给我戴绿帽子？”

金链男身边有一个打扮妖冶的高挑美女，笑着对少男说：“你还当真了？阿豹逗你玩呢！”

肌肉男阿豹用鼻孔对准吸管猛吸一口白粉，陶醉之后摇头道：“什么是神仙？这就是神仙！”

阿豹旁边有个二十出头的漂亮女孩，头发挑染成几种颜色，皮肤白皙、容貌娇美，上半身陷在沙发里，手里正摆弄着刚上市的一款手机。忽

然她合上手机，寂寞地说：“没意思，我要回家了。”说完她起身要走。

高挑美女连忙拉住她：“小蕾，干吗回家啊？你走了我们多没意思呀，你再待一会儿吧！”

阿豹一把搂住小蕾的纤腰：“林大小姐，我们初次见面，你还没和我说几句话呢，是不是不给我面子呀？”

林小蕾生气地推开他：“你是谁啊，要我给你面子？”说完她甩手就走。

阿豹脸色突变，把信用卡往玻璃桌上啪地一摔，站起来揪住林小蕾的衣领：“你他妈的跟我装什么纯洁？今天我就让你知道阿豹是谁！”他左手一伸，竟然抓住她胸前饱满的乳房。

林小蕾恼羞成怒，抬手扇他耳光，口里大骂：“浑蛋，快放开我！”

阿豹右手抓住她的手腕向后一扭，他力气很大，疼得林小蕾眼泪直流，哭着用脚踢阿豹。阿豹淫笑着也不躲闪，一直抓着林小蕾的乳房不放。

金铤男笑着劝道：“阿豹，刚认识的朋友，她不愿意就算了，你干什么？”另两个女孩也跟着劝。

阿豹久混黑道，别人越劝他越来劲儿：“臭娘们，哥今晚偏要和你玩玩，看你还装不装！”

英俊少男冷冷地道：“我劝你还是识相点儿！她是林胜文的妹妹，你想和她玩，小心有后遗症！”

“我管他妈的林胜文、林胜武？除了大哥，西安我谁也不认识！”

林小蕾边哭边扯开喉咙大喊：“二哥快来呀，有人欺负我！”

迪吧里人声鼎沸，谁能听得到她的呼救？阿豹的大手捏着林小蕾的乳房，觉得触感似绵、十分舒服，顿时血液上涌，借着白粉的药力，竟撩起她的内衣，想伸进去摸个真切。

忽然阿豹眼前一花，感觉有人站到身边。他扭头看去，一个面沉似水、中等身材的陌生男人冷冷地盯着他。

“你是谁？”阿豹脱口而出。

那人不搭话，伸手抓住阿豹非礼小蕾的手腕往外带。阿豹根本没把他



放在眼里，就凭你这身板也敢和我动手？他松开林小蕾，左肩一抖想把手抽回来，不料对方使的是虚招。那人手臂微动，右拳猛地砸在他脸上，鼻梁砰的一声断裂，鲜血横流。

阿豹疼得眼冒金星。若不是他块头大，恐怕他早仰面摔倒了。他大怒，顾不得脸上流血，右拳如风直捣向对方面门。那人也不躲闪，抬左臂挡住阿豹钵大的拳头，右拳闪电般又击中他的右脸。

这一拳打得更狠。阿豹只觉得心里七荤八素，眼前发黑。他后退两步，伸手抹了抹脸上的血，大叫一声，抬腿踢对方裆部。那人不退反进，右腿一个截踢，踹在阿豹的胫骨上，同时顺势转身正蹬，又踢在阿豹的下巴上。阿豹口吐鲜血仰面摔倒。

这一切只在数秒之间发生。旁边几位男女刚回过神来，阿豹已被打倒。金链男呼地一下站起，抄起桌上的啤酒瓶劈头就砸。那人依旧用左臂格挡，啪！酒瓶裂得粉碎，啤酒沫四处飞溅。那人左拳如风，抡在男子左耳边，打得金链男横飞出去。

英俊少男很识相，知道那人身怀绝技，便拽过身边的女孩远远躲开。

林小蕾又气又恨，跑到那人身边，抬起手没头没脑地扇他耳光，边打边哭：“柏军，你这个浑蛋，你怎么才来，让他们欺负我……”

这个叫柏军的人脸上被扇得啪啪直响，却不躲闪。林小蕾打累了，指着爬起来的阿豹大声喊道：“他欺负我，你给我打死他！”

舞池里的人围拢过来，远远地看着，无人敢上前。阿豹脸上鲜血直流，双手扶着玻璃茶几勉强支撑，好像体力不支。柏军冷冷地盯着阿豹，慢慢地走过去。阿豹突然大叫一声，将沉重的钢化玻璃茶几举起猛掷过去。柏军待茶几飞到面前，低吼一声，抬脚蹬向茶几，茶几飞回去正砸在阿豹脸上。这一下力道奇大，阿豹的身体撞向身后的木板隔断，咔嚓一声隔断被撞裂，他也飞了出去。

周围的人纷纷后退，生怕伤到自己。柏军绕过舞池走到后排。这时从二楼跑下几个黑衣大汉，为首的人骂道：“谁他妈的狗胆包天，敢在老子这儿撒野？”

他们来到柏军面前时，均是一愣，立刻换成笑脸：“原来是军——军哥，您这是——”

“没你们的事儿，躲远点儿。”柏军看都不看他们一眼。

他们立刻退去，远远地站着观看。柏军走到阿豹面前，弯腰拎起他软软的左臂。此时阿豹的脸几乎被打烂了，脸上一片鲜血，看不清鼻子和嘴在什么位置。柏军双手抓住阿豹左臂，抬脚踩在他的胸口，一字一板地说：“有些东西不是你想摸就摸的，否则要付出代价的！”

他两膀突然一用力，咔嚓一声，将阿豹左臂折断。

阿豹正处于半昏迷状态，突然的剧痛使他像打了鸡血似的扬头惨叫，状极可怖。旁边看热闹的人纷纷后退，有几个胆小女孩都被吓哭了。

见阿豹奄奄一息，柏军不再为难他，回头走到已经吓呆的林小蕾身边说：“早点回去吧，二哥和老爷子正在吵架，你就别再给他们添堵了。”

林小蕾看了看阿豹的惨状，一声不吭，乖乖地跟在柏军身后离开了“天上人间”夜总会。

两辆豪华跑车一前一后驶在通往西安西郊的公路上。前面是红色保时捷卡雷拉 GT，后面是银灰色本特利欧陆 GTC 型。柏军担心林小蕾半路又跑到其他地方去，所以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。两辆车飞驰到西新庄别墅区，门卫看到林家的车，早将门杆高高抬起。

穿过外围居住区来到内区，两辆车拐进林之洋的别墅大院停车场里。女佣已经站在门外等候。她见两人回来，连忙打开别墅房门。柏军下车后对林小蕾说：“三小姐，二哥和老爷子吵得厉害，你最好别去惹他们。”

林小蕾嘴巴撅得老高，简直能挂个油瓶：“我才懒得理他们呢！”她说完拎着奶白色 LV 包走进房门。

“人呢？”林小蕾边走边问女佣。

女佣答道：“他们在二楼书房内。”

林小蕾上楼来到书房门口，隐约听见里面似乎在争吵。这书房装有特制隔音门，一般情况下听不到里面的动静，除非说话声音极大。林之洋正扯着嗓子怒吼，其间偶尔夹杂着林胜文激动的辩解。

林小蕾觉得有点奇怪。父子俩平时很少吵架，多数情况下都是林之洋说了算。林胜文在外人面前威风八面，但在老爸跟前却只有俯首贴耳的份。今天似乎有点反常，两人的声调都高了许多。

林小蕾好奇心大起，蹑手蹑脚地将耳朵贴在门上听。实在听不清他们说的什么，她便悄悄地拧开门把手，让门闪出一道缝隙。屋内人丝毫没有察觉外面有人偷听。

只听林之洋怒道：“我居然没看出这小子使了缓兵之计，他竟然把我也给骗了！”

林胜文说：“老爸，别看这小子貌似忠厚老实，其实他很有心计的，我们都被他给耍了。现在他死活不愿意参加天眼行动，腿长在他的肚子下，我们总不能去沈阳绑架他吧？”

林之洋愤愤地说：“实在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把他做掉，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！只是可惜了那本《皇陵秘术》奇书，唉！”

林胜文惊诧道：“我认为没必要！为了这个破金盘，我们付出的已经够多了，现在又要铤而走险去杀人，难道天眼的价值真有那么大？”

“废话！如果它没有价值，我会不惜血本吗？我这几年的精力、财力都耗费在六壬极乐盘上。咱们的加拿大绿卡已经办好，当然不能更改！”

林小蕾瞪大眼睛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：他们要杀唐寻？为什么？她刚想推门进去质问，又听林胜文道：“老爸，唐寻只是个小喽啰，他拒绝参加我们的行动，也没必要灭口吧？就算他告到警方，对我们的指控也不见得会成立，毕竟他没有证据。而且以我们林家的实力，也不是轻易就被扳倒的。”

“你懂什么？”林之洋打断他的话，“还记得和他在一起的那个《西京日报》女记者谢雨凡吗？我觉得那个女孩儿很不简单，也许她正是利用唐寻来调查我们，所以我们绝不能放松警惕。唐寻从头到尾都是参与者，所以只有他死，才能确保我们的行动安全无虞！”

林胜文显得很无奈：“看来您是不能改变主意了？”

林之洋哼了一声：“你枉做我儿子四十多年，我的脾气你还不知道？

我决定的事，是不会改变的！”

“那——我交给柏军去办吧。”林胜文沮丧地说。

林之洋点点头：“让唐寻以公司名义单独出差，然后找人在外地将他解决掉。或者歹徒图财害命，或者交通事故，做得干净点儿就行。”

林胜文极不情愿地点了点头。

父子俩正在密谋，突然呼地一下，书房门被推开，把两个人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是林小蕾怒气冲冲地闯进来。她大声质问：“你们为什么要杀唐寻？”

父子俩听罢愣了，这丫头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于是林之洋干咳几声，假装把脸一沉：“你怎么这么没礼貌？进房间也不敲门？”

“哼！我都听见了，我不许你们打唐寻的歪主意！”林小蕾杏眼圆睁，双手叉腰，摆出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。

林胜文没法说服林之洋，正在气头上。他一拍桌子：“关你什么事？少捣乱，出去！”

林小蕾毫不示弱：“我就不出去！你们要找唐寻的麻烦，我绝不允许！”

林胜文怒火上撞，站起来腾腾几步走到林小蕾面前，恶狠狠地扬起右手：“死丫头，你懂什么？回你房间去！”

林之洋也在旁边训斥：“你在这儿捣什么乱，还不回去！”

看到二哥凶巴巴的模样，林小蕾也有点胆怯，毕竟他很少跟她发这么大脾气。但林小蕾可不是这么容易被吓倒的，她把俏脸一扬，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：“哼！你少吓唬我，我要把这件事告诉唐寻，让你们干不成坏事！”

林胜文怒不可遏，顺手给她一巴掌，打得并不重，因为他也下不了狠手。

林小蕾做梦也没想到，一直把她视为掌上明珠的二哥会动手打她。她捂着脸，眼泪夺眶而出：“你——你打我？我——我再也不要你们了！”

林胜文对妹妹宠爱有加，可以说从小到大都没碰过她半根指头，顿时

有点发蒙，连忙道：“小蕾，我不是故意打你的，只是你今天太任性了！”

林小蕾大声说：“我警告你们，你们要是敢杀他，我就死给你们看！”说完她扭头冲出书房，跑下楼去。

林之洋一拳重重地砸在书桌上：“这个死丫头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！”

“老爸，如果我们真的要做掉唐寻的话，不知道小蕾会做出什么傻事来。你看这——”林胜文说道。

林之洋双手拄着书桌：“不用管她，她只是一时任性！毕竟她是我的女儿，我很了解她。这个大小姐不会为了某个男人寻死的，放心吧！”

林胜文在屋里焦急地转了几圈，欲言又止。他把心一横刚要张嘴时，却见林之洋站起来一摆手：“别说了，就这么定了，具体方案你和柏军商量。”

林胜文没好气地回答：“随便找两个人就行了，总不能什么事都叫柏军做吧？他又不是八爪鱼！”

“不行！这事非同小可，只能万无一失！唐寻很机敏，如果随便找几个混混做，最后抓鹰不成反被啄眼，那就坏了大事！所以必须由柏军亲自去办！”

林胜文见老爸如此决绝，干脆默不作声。林之洋站起来说：“今天是八月初五，是普化天尊的诞辰，我还要去广仁寺晋佛。唐寻的事你要抓紧办！”说完他走出书房下楼去了。

林之洋的车驶出别墅大门。林胜文狠狠地啐了口，低声骂道：“晋什么鬼佛！一边杀人一边拜佛，顶个屁用！”

六天后，西安国际机场派出所。林胜文坐在接待室椅子上低声怒骂柏军：“怎么搞的，你平时挺机灵的，今天怎么在阴沟里翻了船？”

坐在他对面的柏军一言不发，咬咬牙似乎想说什么，却又咽回去了。

林胜文追问：“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哑巴了？”

柏军向左右看了看，低声说：“老板，我正在候机室候机，警察突然

走到我身边说，有人向机场警察举报说我是危险分子，有可能使用假身份登机，结果我就被警察带到这里讯问。他们不但发现我使用假身份证，还牵扯出几年前我在内蒙古做的案子。”

“有人举报你使用假身份登机？是谁举报的？”林胜文连连追问，而柏军却沉默不语。

林胜文大怒：“谁有这么大胆子敢举报你？我看肯定是你自己不小心搞砸了，想推到别人身上，少跟我要这套把戏！”

柏军抬头看了看林胜文，还是不说话。

林胜文急得直跺脚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倒是说话呀！”

“老板，我也是没办法，你就别为难我了！”柏军嚅动着嘴唇道。

林胜文听他话里有话，连忙问：“快说，怎么回事？”

柏军被逼无奈，说道：“是小蕾报的警。”

“什——什么？”林胜文简直不敢相信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“你再说一遍！”

“是林小蕾报的警！”

林胜文难以置信：“她——她怎么会让警察抓你呢？”

柏军看了看天花板：“这屋里有摄像头！”

林胜文立刻会意，抬腕看了看表，站起身说：“保释手续已经办好了，我们快走吧！”

## 小姐割腕

金色的美洲豹 X-TAPE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。林胜文点燃一根 COHIBA 雪茄，慢慢地吐着淡青色的烟圈说：“真没想到，小蕾居然能做出这种事，竟然敢打电话让警察抓你！她今天的行为实在令我感到意外。我一直以为她不过是一个只知道享乐的千金小姐，看来我和老爷子都看错她了。”

柏军边开车边说：“老板，要不我给吕四打个电话，让他去沈阳一趟算了。”

林胜文无奈地摇摇头：“不用！先看看老爷子有什么反应。他总以为

自己是神仙，把一切都能安排得滴水不漏。可惜他忘了‘女大不由爷’这句老话，看他这回怎么说。”

“您的意思是？”

林胜文说：“我开始就反对老头子为了那个破金盘下血本，在湖州死了四个人，珠海又死几个，然后是做掉魏立山，今年又跑到新疆闹了一通，现在还要杀唐寻！我真不明白他中了什么邪！”

柏军笑了：“老爷子不是说一旦揭示了天眼的秘密，便能让我们成为世界之王吗？如果果真如此，如此投入还是值得的。自古以来，哪个皇帝不是踩着别人的尸骨爬上宝座的？”

“我们缺钱吗？真是贪心不足！”林胜文提高嗓门说。

回到西新庄别墅，柏军一五一十地向林之洋汇报了他在机场的遭遇，气得林之洋暴跳如雷，立刻派人把在酒吧里跟几个富家女孩儿玩耍的林小蕾火速接回家。

林小蕾迈着轻快的脚步来到书房里，像往常一样笑嘻嘻地问：“老爸，您不早不晚的叫我回家干什么呀？”

她那副无所谓的表情差点儿把林之洋气死。他大声喝道：“死丫头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给机场派出所打电话，说柏军是危险分子，要警察去抓他的？”

林小蕾把新买的红色LV包往沙发上一扔，大大咧咧地坐在沙发上，拿起茶几上的苹果咬了一口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电话是我打的。我只是说他是一个危险分子，说着玩的。我哪知道那些警察能当真啊！”

“这种事也是说着玩的？胡闹也要有个限度！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？”林之洋用手指着她，大声吼道。

林小蕾也板起脸：“没人指使我，是我自己做的。”

林之洋怒不可遏：“你真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做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柏军惹你了吗？”

林小蕾白了林之洋一眼，冷笑道：“他当然惹我了！你派他去沈阳杀唐寻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！”

“唐寻死活关你屁事！”林之洋忍不住说出脏话，“唐寻是你什么人，值得你这么护着他？”

林小蕾也生气了：“他是我男朋友！他没招你没惹你，你凭什么杀人啊？”

“你男朋友？他承认了吗？不会是你傻乎乎的一厢情愿吧？”林之洋冷笑着讥讽道。

林小蕾涨红了脸：“他当然承认了，他还说要娶我呢！”

林之洋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：“他要娶你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！我们林家是什么身份、什么地位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？浑身上下加在一起也换不来十个铜板，也配做我林之洋的女婿？”

“你又不是皇亲国戚，无非比他多俩臭钱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”林小蕾不屑地说。

女儿这句话把林之洋问得一愣。林胜文连忙呵斥道：“小蕾，你怎么能这样和爸爸说话吗？”

林之洋用手指着林小蕾喝问：“你——你说什么？”

林小蕾大声质问：“上个月他跟黄叔叔去新疆，回到我二哥家的时候，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不让我去咸阳看他？”

林之洋说：“唐寻跟我们有正经事要商谈，你去添什么乱？”

林小蕾哼了一声：“什么正经事？我看你们就是把他当枪使，让他替你们赚那些你们这辈子都用不完的臭钱吧？”

这句话点在林之洋的死穴上。他拍案大怒：“胡说什么？谁告诉你的？”

林小蕾冷笑道：“还用谁告诉，弱智都看得出来！那年唐寻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和你翻脸，连我也不愿意见。后来他又跟那个叫雨凡的女人去珠海，今年又让他跑新疆，这些都是你的主意。鬼知道今天你们又中了什么邪，居然要杀他，还骗我说有正经事要谈。当我是三岁小孩吗？”

林之洋和林胜文对视一眼，这小丫头平时就知道吃喝玩乐，居然还会注意这些？林之洋暗想，这鬼丫头身上毕竟有我的精明基因，不是那么好



糊弄的，看来今天自己得和她好好谈谈。

他叹了一口气，慢慢地说道：“小蕾，我的三个孩子中你最小，所以我也最疼你。尤其是从你妈妈死后，我万事顺着你，生怕你受半点儿委屈。虽然有时我也会骂你几句，那也是出于爱护你。你喜欢的东西，我就是寻遍全世界也会给你买来。你喜欢跑车，我给你买了三辆；你喜欢法国皮包和香水，我每年都带你去法国购物；你喜欢骑马，我就在英国赛马场买下两匹纯种马。这么多年你过着公主般的生活，如果我们没钱，你又拿什么享受这些？”

林小蕾无言以对，但还是倔犟地撅起嘴，沉着脸不说话。

林之洋继续说：“我们林家发达也就是这十几年的事。二十多年前，我们全家还挤在不足二十平方米的风子里。为了能让你们生活得好一点，我想尽办法赚钱，吃苦受气从不抱怨！可你呢？你心疼过我吗？考虑过我的难处吗？”

林小蕾用低低的声音说：“爸爸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来，其实我过得一点儿也不开心！”

林之洋闻之大为不解：“你一点儿也不开心？难道这样的生活你还不满足？”

林小蕾木然道：“很多人都叫我‘有钱人家的大小姐’。这么多年来，我确实过着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生活，看上去我比任何人都幸福，想怎样就怎样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其实我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选择权和决定权，更没有自由和快乐！记得上学时，我喜欢和同学出去爬山，可你说怕我跟那些穷孩子学坏了，从不让我去，每天开车接我回家后就不许我出门，我就像时刻被监视的囚徒；我喜欢画画，你却说画画是穷人做的事，非要我读金融管理专业，那是我最讨厌的学科。大学四年，我就像与八十岁的丑八怪谈恋爱；家里有保姆有管家有厨师，什么都不用我做，经常被人家笑我是个花瓶，中看不中用；我想和朋友开一间画室，你强烈反对，说我们家不缺钱，不用我做任何事。我每天空虚得不知道自己是谁，能干什么想干什么，于是只好开车兜风、逛街购物，喝酒泡吧，除了这些我不